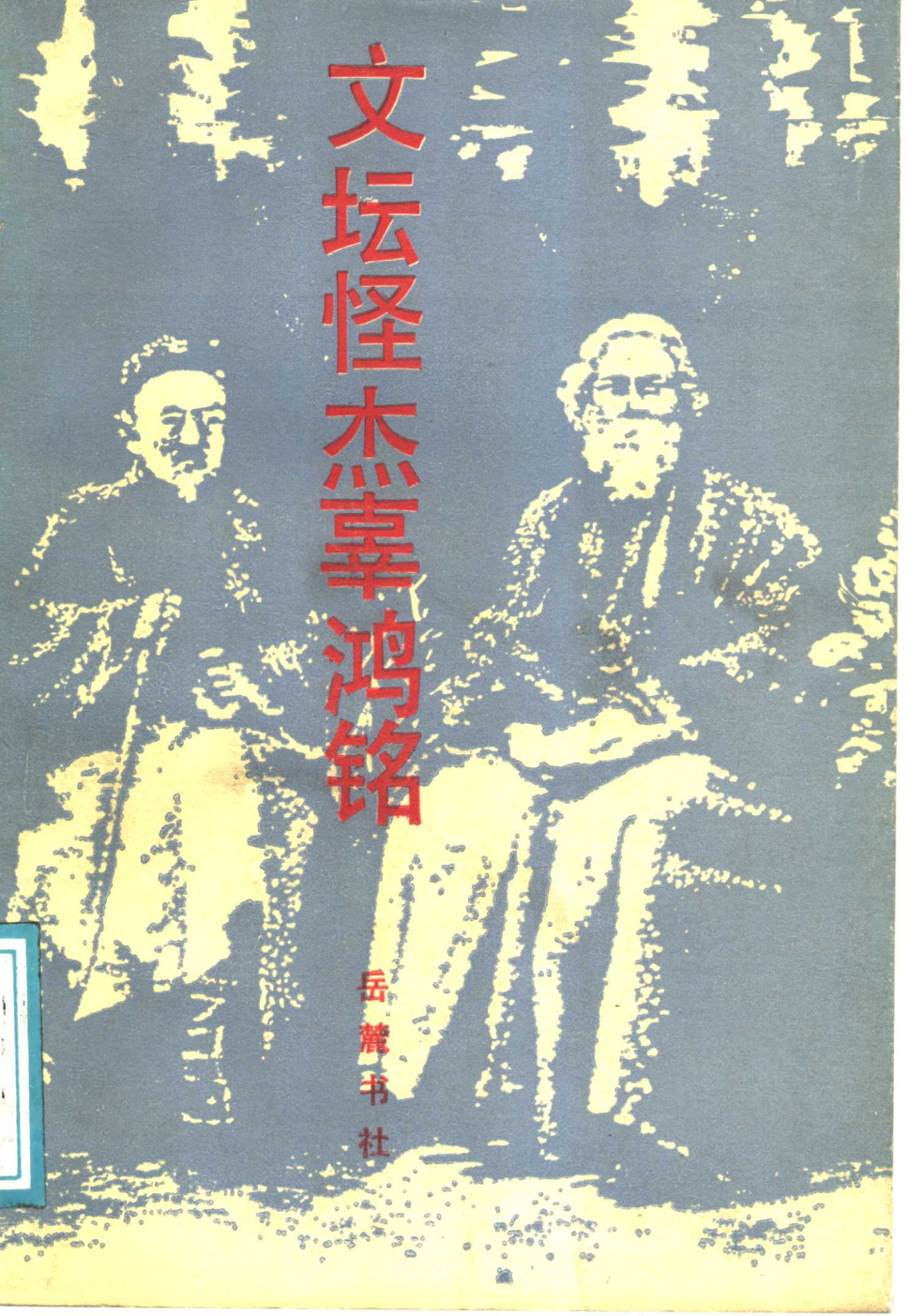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坛怪杰辜鸿铭

岳麓书社

文坛怪杰辜鸿铭

胡适 等/著

伍国庆 /编

岳 麓 书 社

责任编辑 鄢 琨
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文坛怪杰辜鸿铭

胡 适等著 伍国庆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60,000 印张：8 印数：1——2,200

ISBN 7-80520-114-5

I·86 定价：1.95元

【湘岳88-5-8】

《凤凰丛书》总序

俗说凤凰不死，
死后又还会再生。

——沈从文

这套小书取名《凤凰丛书》，因为凤凰和龙一样，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。龙被捧得太神圣了，颇有点吓人，不是随便好搬弄的。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。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，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。

《凤凰丛书》专刊旧籍，不收新作，内容主要是：

一、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。

一、海内外关于中国、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，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。

一、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、文集的辑录和

汇编。

一、文化史、自然史、民俗学、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。

《凤凰丛书》的宗旨是宽容。入选之书，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，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，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。

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“凤凰”(Phoenix)，活满五百岁时，聚香木以自焚，从火中而新生。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，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。一本书或一篇文章，也是如此。

《凤凰丛书》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，欢迎大家提供选题，参加编辑，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。伊斯兰神话中的“西摩尔格”，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，“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，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”(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)，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。

丛书主编：钟叔河

1986.5, 20

出版说明

辜鸿铭这个名字，现在恐怕已经被人们淡忘了。关于他，新版《辞海》是这样介绍的：“近代福建同安人，名汤生，自号汉滨读易者。留学英、法、德等国，精通数国语文。曾为张之洞幕僚，清末官外务部左丞。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。政治态度极为保守。推崇孔子学说，宣扬封建思想，反对新文化。作有《读易堂文集》等，译有《痴汉骑马歌》。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，撰有《春秋大义》，并有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等译本。”

在本世纪初，说辜鸿铭名扬四海，一点也不过份。当时的潮流，是中国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。翻译家如林纾、严复等，都是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。只有辜鸿铭在搞文化输出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，使西洋人知道中国具有数千年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哲学；而他对西方文明的严厉批判，认为其流弊无穷，应当吸中华文化的优点，用以补救，在西方思想界更是震动不小。因此，在当时欧洲学者眼中，辜鸿铭是“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”，“中国

的泰戈尔”。他也很以此自雄，据说曾对来访问的泰戈尔说：你不要再谈东方文化了，还是把这事让我来干吧。不管这说法是否确当，他传播东方文化的功劳，总是应该承认的。

在国内，他的名声就迥然不同了。慈禧做寿时，他敢公开指斥“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”，推翻帝制后，他却拖起长辫，自居遗老；他从小受的西方教育，却偏嗜闻女人小脚，力主蓄妾；他讨厌报纸，反对白话文，反对文学革命……总之，他似乎是一个不问好歹，偏要逆着潮流而行的“怪物”。他的种种怪诞言行流播人口，几乎淹没了他作为学者的声名。

无论人们如何评说，辜氏在文化史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，是值得书上一笔的。即使是那些怪诞的言行，除了个人的才情、性格诸因素外，亦还有蕴含在他那特殊的经历和教养之中的深刻的文化背景。

我们从内地及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的书刊中，选择了二十余篇有关他的回忆录，大都出自中外名人之手，因系亲见亲闻，所以生动真切。现选编成册，奉献于读者，相信从这里所能看到的，绝不止是一个古怪老头的古怪言行吧。



辜鴻銘先生青年時期／像



泰戈尔先生与辜鸿铭先生
(摄于北京)

目 录

1	记辜鸿铭	胡 适
7	辜鸿铭	温源宁著 林语堂译
13	回忆辜鸿铭先生	罗家伦
19	北大感旧录(一)	周作人
23	追忆怪才辜鸿铭	周君亮
33	一代奇才辜鸿铭	陈 彰
44	突梯滑稽辜鸿铭	王成圣
71	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	兆文钧
137	记我所知道的槟城〔摘录〕	凌叔华
142	国学辜汤生传	惜 阴
148	外务部左丞辜君传	罗振玉
151	记辜鸿铭先生	震 瀛
159	文坛怪杰辜鸿铭	张起钧
163	辜鸿铭	林疑今译
166	我所知道的辜鸿铭先生	陈昌华
169	辜鸿铭在德国	嗣 奎

172	略谈辜鸿铭	沈来秋
186	辜鸿铭比较中西文化	吴相湘
204	辜汤生文坛怪杰	高拜石
214	辜鸿铭	林斯陶
216	辜鸿铭先生的思想	袁振英
224	辜鸿铭访问记	毛姆著 黄嘉音译
234	托尔斯泰与辜鸿铭书	味荔译
239	辜鸿铭论	勃兰得斯著 林语堂译

记辜鸿铭

·胡适·

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，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（Mon. Demieville）在他家中吃饭，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，法国的□先生，徐墀先生，和我，还有几位，我记不得了。这一晚的谈话，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，今天我翻看旧日记，想起辜鸿铭的死，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，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，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。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，用记忆来补充他，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。

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，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。有一次为了我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写的一段短文，他竟对我说，要在法庭控告我。然而在见面时，他对我总很客气。

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，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，我进来和他握手时，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：“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!”大家都笑了。

入座之后，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，右边是徐堪。大家正在喝酒吃菜，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，说：“先生，你可要小心！”戴先生吓了一跳，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因为你坐在辜疯子 and 徐颠子的中间！”大家听了，哄堂大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“Cranky Hsü”和“Crazy Ku”的两个绰号。

一会儿，他对我说：“去年张少轩（张勋）过生日，我送了他一副对子，上联是‘荷尽已无擎雨盖’——下联是什么？”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，一时想不起好对句，只好问他：“想不出好对句，你对的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下联是‘菊残犹有傲霜枝’。”我也笑了。

他又问：“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？”我说：“‘菊残犹有傲霜枝’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。‘擎雨盖’是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是清朝的大帽。”我们又笑了。

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，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，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。

安福部当权时，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，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，凡国立大学教授，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，都有选举权。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、硕士、博士文凭的，都有人来兜买。本人不必到场，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。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。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，还可以变化发财。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，第一次可报“武

定”，第二次可报“丁武”，第三次可报“吴廷”，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“丁和”。这样办法，原价二百元的，就可以卖八百元了。

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。他说：“□□□来运动我投他一票，我说，我的文凭早就丢了。他说：‘谁不认得你老人家？只要你亲自来投票，用不着文凭。’我说：‘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，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。’他说：‘别人两百，你老人家三百。’我说：‘四百块，少一毛钱不来，还得先付现款，不要支票。’他要还价，我叫他滚出去。他只好说：‘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，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。’选举的前一天，□□□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，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。等他走了，我立刻出门，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，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——你们都知道，她的名字叫一枝花，——的身上了。两天工夫，钱花光了，我才回北京来。□□□听说我回来了，赶到我家，大骂我无信义。我拿起一根棍子，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：‘你瞎了眼睛，敢拿钱来买我！你也配讲信义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从今以后，不要再上我们门来！’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，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。”

说完了这个故事，他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你知道，有句俗话：‘监生拜孔子，孔子吓一跳。’我上回听说□□□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，我编了一首白话诗：监生拜孔子，孔子吓一跳。孔会拜孔子，孔子要上吊。胡先生，我的白话诗好不好？”

一会儿，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。他说：“先生们，不要见怪，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！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□□□！□先生，你的□□报上还登出□□□的照片来，坐在一张书桌边，桌上堆着一大堆书，题做‘□大总统著书之图’！呃，呃，真羞煞人！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，——La belle prance！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prance的脸了！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，也还不怎样丢人！可怜的班乐卫先生，他把博士学位给□□□，呃！”

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，都很感觉不安，那位□□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，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。辜鸿铭不等他说完，就打断他的话，说：

“Monsieur□，你别说了。有一个时候，我老辜得意的时候，你每天来看我，我开口说一句话，你就说：‘辜先生，您等一等。’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，我说一句，你就记一句，一个字也不肯放过。现在我老辜倒霉了，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。”

那位法国记者，脸上更红了。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，只好提议，大家散坐。

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，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。

在民国八年八月间，我在《每周评论》第三十三期登出

了一段随感录。

“【辜鸿铭】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，谈着‘尊王大义’，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。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，当他壮年时，衙门里拜万寿，他坐着不动。后来人家谈革命了，他才把辫子留起来。辛亥革命时，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，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，坐着马车乱跑，很出风头。这种心理很可研究。当初他是‘立异以为高’，如今竟是‘久假而不归’了。”

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，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，所以我登在报上。那一期出版的一天，是一个星期日，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。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。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《每周评论》，我就走过去，把报送给辜先生看。他看了一遍，对我说：“这段记事不很确实。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。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，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，请他照管我。但他对我说：‘现在我完全托了□先生，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。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：第一，你不可进耶稣教；第二，你不可剪辫子。’我到了苏格兰，跟着我的保护人，过了许多时。每天出门，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：‘瞧呵，支那人的猪尾巴！’我想着父亲的教训，忍着侮辱，终不敢剪辫。那个冬天，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。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。这个女朋友很顽皮，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，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。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，我就说：‘你要肯赏收，我就把辫子

剪下来送给你。’她笑了，我就借了一把剪子，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。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。可是拜万寿，我从来没有不拜的。”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：“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，你问他们，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？”

我向他道歉，仍回到我们的桌上。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。我们吃完了饭，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，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。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，辜鸿铭站起来，把那张《每周评论》折成几叠，向衣袋里一插，正色对我说：“密斯忒胡，你在报上毁谤了我，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。你若不道歉，我要向法庭控告你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。我说：“辜先生，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，还是恐吓我？你要是恐吓我，请你先去告状，我要等法庭判决了，才向你正式道歉。”我说了，点点头，就走了。

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。大半年后，有一次他见着我，我说：“辜先生，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？”他正色说：“胡先生，我向来看得起你，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！”

（录自1935.8.11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）